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11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004 - 8166 - 9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854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 合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塞切尼·贝拉伯爵在远东——从武昌到荆紫关
…………… 古斯塔夫·克莱特纳 著 任智勇 译 (1)
- 康有为日记 (1886—1889 年) …… 张荣华 整理 (32)
- 静生先生遗墨 …………… 胡宗刚 整理 (56)
- 倪嗣冲碑传四则 …………… 倪祖坤 供稿 (139)
- 王世杰日记选 (1937 年) …… 晓 苇 整理 (149)
- 周嘉彬自传 …………… 古为明 整理 (204)
- 丁文江年谱 (续三) …………… 欧阳哲生 (213)
- 对 1937 年 7 月 28 日以宋哲元名义签发的
“作战命令”再考析 …………… 李惠兰 (270)

塞切尼·贝拉伯爵在远东 ——从武昌到荆紫关

古斯塔夫·克莱特纳 著
任智勇 译

说明：此书原名为《在远东——1877—1880 塞切尼·贝拉伯爵印度、日本、中国、西藏、缅甸游记》，德文版 1881 年由维也纳的宫廷与大学出版社（Hof-und Universitäts-Buchhändler）出版，是一本奥匈帝国探险队的旅行记录。这支探险队由四人构成：领队是匈牙利伯爵塞切尼·贝拉^①（Graf Széchenyi Bela），队员为语言学家卡特罗那（Gabriel Balint de Szent Kotolna）、地质学家洛兹（Ludwig von Loczy）和地理学家古斯塔夫·克莱特纳（Gustav Kreitner）。本刊曾于总 109 号刊载《塞切尼眼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可互相参考。

本文翻译的是原书的第十一章，即考察队从汉口沿水路前往荆紫关的行程。卡特罗那已因身体的原因从上海回国，因此，此行只有塞切尼等三人和新雇的中国翻译——辛。

书中所记塞切尼一行在华经历与见闻，不论是内陆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些奇服异种的外国人的好奇，还是“丁戌奇荒”中的悲惨场面，以及汉江流域民众的生活、穿着、建筑等方面的重要记录，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史价值，可为研究

^① 匈牙利的姓氏是姓在前。

者参考。

文中的地名根据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的《湖北舆地图》校对；注释除标明外，均为译者所注。

第十一章 从武昌到荆紫关

每日安排——来自人民和狗的欢迎——汉江上的帆船——田野耕作与磨房——渔业——特色服装——冒险的经历——纤夫拖船——天气变化（Wetterbeschwoerungen）——圣诞夜——僧侣生活——樊城和襄阳——居民的人数——换船——恭亲王——饥饿的强盗——老河口——城市驻防长官和传教士——饥荒的情景——中国的长度度量衡——丹水峡谷——岩石的风景——到达荆紫关

[1878年12月16日的上午过得飞快，我们一直忙于收拾行李。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去看了我们日后的交通工具——一艘新建的中国式帆船。船上有一个带有简单家具的大厅，大厅还设了首座。船上还有四个卧室，塞切尼伯爵一间，洛兹和我一间，翻译辛（Sin）住第三间，仆人们住第四间。此外，还有一个厨房。窗户是玻璃的。墙上还挂着几幅中国画。这艘船让我觉得未来的旅行将会非常舒服。

陪同我们前行的炮艇紧挨着我们停在码头上。我认出了炮艇上那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有趣的青年军官。两艘船都有两根桅杆，而炮艇的桅杆设计得更修长而漂亮一些，就如一片木板在浪尖摇摆一样。炮艇与周围平静的商船的不同就在于船上那一门古老的、长满了铁锈的大炮。

下午1点，维特（Whigt）先生邀请我们去吃告别午餐。3点，我们终于要出发开始旅行。4点，码头上隆隆的礼炮声通告武昌的领事馆，我们这些受总督保护的人离开了欧洲文明的最后

一个据点。从这一刻起，我们落入了中国人的掌控之中。]^①

白昼早早地走到了尽头，黑暗已经来临。当船长被迫把船停到了岸边时，我们此时还只是到达城市（指汉口——译者注）的边缘。为了将船停下，许多根包有铁皮的竹竿被夯入河底，以抓住船身。只有这样，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停泊。温度越低，闪烁着木炭微光的铁盆就越难为我们的中国式大厅提供温暖。匆忙之中，我们量了一下狭长的被子，掀动被子时刮起的风温暖了我们冻僵的手指。直到最后，厨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晚餐马上就要端上来。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黑暗的小房间，将自己裹进了温暖的棉被中。在战舰上传来的归营号中，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早晨5点，三声炮响惊醒了我。我们又开行了。

感谢上帝，金色的阳光穿透了晨雾，在漫长的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尽量让船航行得适合于起居。大厅里摆设了气象方面的仪器。一面墙上挂着便携式水银气压计，旁边是四个膜盒气压计，我每天早、中、晚都要对它们进行比较；另一面墙上，在伯爵的猎枪旁边挂着很多温度计。

像数个星期以来的日子一样，这一天我们又将在航行中度过。早上9点，我们聚到大厅里吃早餐。早餐是烤得软软的三个鸡蛋和一杯茶。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忙着整理、阅读各种旅行记录。这些记录涉及气压、温度、雨量，而我则画出了河流图。在12点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还讨论了上午的这些事情。到了下午1、2点的时候，我们离开船，沿着河岸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远足。此时，我们丝毫不必担心被船抛下，因为船航行得很慢，尤其是到了逆风的时候，船帆无法撑起，这种情况下，只能在船的主桅杆上绑上缆绳，找人拖曳前行。

现在，河岸右边是连绵起伏的、低矮的丘陵。这些丘陵沿着

^① 此段为第十章的末尾，为上下文理解方便，将其译出。

河岸一直延伸，直到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与天际相交。在河岸边，村庄挨着村庄，房子挨着房子。我们的散步引得中国人冲了过来。无数脱口而出的“问候语”都是同一个词：“洋鬼子”（Yang-kwei-tze）。这种情况大概每一个欧洲人都曾遇到过。

“洋鬼子”！（Fremder Teufel）小孩子们用各式各样的腔调将这样的话语送到了我们耳中，我们只能笑笑。最后，有人冲我们扔土块——恶作剧开始失去控制。但这个小小的作恶者预料到了可能的惩罚，在冲撞的过程中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中。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一位无罪者受到惩罚，因此中国人产生了一种非常自然的正义感：为了避免牵连到自己，有罪者很少能得到他的同伙的支持；而无罪者在这种情况下会盘算着，如何让周围的环境有力地支持他。

我们到达了村庄，除了商贩外，出现的还有男人、娘们^①、孩子，以及加入到这些家庭之中的家犬。这些可怜的畜牲拖着尾巴，高声吠着，在闻到陌生的气味后就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不知道是否应该高叫或者夹起尾巴逃跑。最后，一个阴狠的中国人帮助它脱离了困境。一声轻轻的嘘声和指向外国人的手指决定了后面的一切：伴随着高声的吼叫，狗龇着牙冲向了我们。围观者狭窄的圈子扩大了——为了给狗提供足够的空间去进行一次有力的攻击。但，扔一块土块就足够进行防御了。期待着意外的美食的这条野狗转而冲向了这块粘土。嫉妒、不和、想象力——即使是两个人争吵，第三个人也会感到高兴。

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冒了出来，数以百计的人一群群地向前挤了过来，我们被他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完全无法移动。一个男人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并作为对其他人的表

^① 不知是否是出于对妇女特有的蔑视，作者没用德语中普遍使用的“Frau”一词，而是用了带有蔑视口吻的“Weiber”一词，故此译为“娘们”。

示，开始进行质问。我听不懂他话中的任何一个词，只能耸耸肩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我所能回答的是把那些最放肆的人果断地推开。最后，我从提问者的手臂摇动和手势中明白，他想知道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我说出了城市的名字——襄阳。频频点头和同意的微笑使我明白，这次我猜对了。

这些人变得纠缠不休，他们摸着我们的鞋子、手链、眼镜，有几个人还想抽烟，烟头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美洲烟草倒是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他们一边咳嗽，一边扭曲着脸把烟草递给旁边的人。旁观者直言不讳且异口同声地表达他们对烟草的负面评价之后，一位白发长者将纸烟的剩余部分递还给我。我谢绝了。其他人还想得到我们中一人的帽子，我们半强迫、半自愿地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普遍对我们没有辫子和剪得很短的头发感到惊讶。这种惊讶初始时表现在斜着得大大的眼睛和怀疑的喃喃低语，后来则是怪声大笑的招呼 and 响亮的笑声。人们大多对欧式服装感兴趣，然后是手套、多用途的外套，他们摇着头量袜子，并熟练地摸着长裤的棉材料。每个人都有疑问在嘴边，这些疑问最后会演化为这样的请求：我们是否可以脱光衣服，以完全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最后，我们费力地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理智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而绝大多数人则一直跟着我们走到村庄的尽头。正如在鄱阳湖（Poyang-See）附近的居民对猎人给予的问候那样，这里的分别仪式也差不多。虽然不再有土块扔向我们，但我们耳边依旧可以听到冲着我们的风言风语。——旅行开始时，这样的侮辱曾引起我们热血沸腾的、持续不断的抗争，但在这一年半的旅行过程中，相似的场景几乎天天重演，我们已经习惯于做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的出气筒。每一个旅行者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冰冷的五官和相似的外表使得他们在人民大众中处于孤立的地位。

天变黑了，船由于猛烈的逆风而停了下来。在遥远的西面，

血红色的光线照亮了地平线，很快，这些光线也融入了灰色的、模糊的黑暗之中。晚霞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星空群星闪烁，极其壮观。最后，我们看见河流下游的船桅上的灯笼的灯光。那条船越来越近，直到我们听到了嘶哑而单调的八名船员的歌声，他们正用竹竿吃力地撑船前行。船停了下来，我们爬了上去。炮艇的军官下跪向我们问好。辛（此行的翻译——译者注）口译了军官对我们单独出去散步的疑虑：“如果我们要上陆地行走，我们应该呆在船的附近或在两个人的护卫下出行。这里的人阴险、狠毒，我们怕他们会纠缠不休。”精美的饭食使得这场辩论没有进行很长时间。我们急忙走进了大厅，饭^①已经端上来了。当我们继续沿着汉江逆流而上的时候，我像每个傍晚一样打开了一瓶真正的比尔森啤酒（Pilsner Bier）。上海的贝弗斯先生（Herr Beyfuss）在出行前意外地直接给了我一箱这种清爽的饮料作为旅行礼物。

周围的环境一天天变得单调，只有很少的树，广袤的原野上还遗留着一些早先开垦过的土地，甚至连原先围绕着村庄的草地和桑树都已然屈指可数，就连动物们似乎也避免靠近灾荒区，除了几只乌鸦、喜鹊，我们有时还可以看见高空中排成一列的野鹅。因此，汉江上的交通就显得格外热闹，我们遇到了众多的大小船只，这些船只或者装载着生活用品逆流而上，或者空载而下，撑满了帆的船只风驰电掣地驶向汉口。汉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横放的竹竿、摊开的棉花条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百叶窗，而那些船上的风帆就是扯动百叶窗的那条绳子。只有在风力很强的时候，风帆才能扯到船桅的一半高度。因此，当风力强劲的时候，船只猛地斜向一边的情景也并不罕见。只有极少的中国人擅

^① 作者这里用了 Mittagessen 一词。当时已经是傍晚，而且前文已经说他们吃了午饭。可能是 Abendessen 的误写。

长游泳，绝大多数乘客和服务人员都在这种不幸事件中淹死了。

河岸两旁的居民从事渔业和农业。耕地上主要种小麦（5、6列种子为一穗）、棉花、大麦、生菜、萝卜、豌豆，而且他们的种植技术非常完美。尤其是种子在地里发芽的十二月，他们还在土地上艰辛而极有技巧地劳作：用铲子和耙子耕出一条条纤细的畦，而其间已然可以看见作物暗绿色的光亮。土地一律都经过精细的耕作，极目所见，找不到忽大忽小的土块，都是捣得细细的。笔直的垄沟里种植着一行行矮灌木，这些垄沟就是田埂和界石。

如此典范的田园耕作带来的是丰厚的收获。即使在邻近地区遭受灾荒的时期，江汉平原（Han-Ebene）的居民仍不必负债累累。我们确信这些农民有足够充裕的储备。几乎每个家庭中都有磨房在不停地工作。

为预防天气的变化，在小院子里还有一个砖土结构的实心圆锥体。花岗岩制成的石磨就在它上面，与加长的轴紧紧连在一起的横挡的一端上有一个盛放谷物的漏洞，这个漏洞就像沙漏一样，使谷物落在磨盘上被磨碎。横挡的另一端几乎是一个车辕，绑着驴子或骡子。为了能不断驱动驴子或骡子磨磨，它们的眼睛是被盖着的。

这里的渔业是由地方的行业会员系统地组织起来的。我曾数了一下，在一位花白胡子的老者的指挥下进行捕鱼的船只达到了47只。这些船驶到河流中央，形成一个阵势。指挥者命令其它船只以他的船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圆形，然后指挥船从半圆形的中心点驶到河流上游较远处，调转船头后，指挥者做了一个手势，其它的船上开始发出可怕的嘈杂声。渔夫们一边口中发出巨大的喊声，一边猛烈敲动锣鼓。这样的声响不仅仅使鱼儿昏迷，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受到了影响。在进行这场音乐会的同时，指挥船也同时用铙钹参加了合奏，其余的船此时也划到了指挥船对

面的位置。在指挥船达到半圆形的中央之前，其余船只上的渔夫以同一速度撒下了渔网，一会儿后，他们收起了渔网。可惜，没有他们所期望的收获。

汉江下游地区居民的服装与上海人有明显的区别，妇女们穿着白色的、垫着厚厚的棉絮的棉裤和蓝色的上衣。她们的发型在前额部分是朴素而简单的，但头发都向后梳成一个鸟嘴形的髻，这个髻上抹了厚厚的糨糊状的油，并借助于几个软玉作成的发夹以保持形状。男人的服装则是浅蓝色的长袍，长袍的长度视穿着者的等级而定。高级官员的长袍镶边可以触及鞋底，而劳动阶级则只到膝盖。我们的短的、欧式服装足以引起中国人足够的反思。在长袍外边，男人们还要穿一件宽大的深蓝色上衣，这种上衣的袖子足可以拖到地面。一个无檐的黑色丝质小便帽是由浅蓝色的蚕丝编织而成，中间圆形的结是为了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将辫子拴在头上。

孩子们的衣服显得有点可笑。最小的孩子几乎完全被裹在棉花堆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以致别人会以为遇到了一个会动的圆球。小脑袋的后半部分暂时被剃得光光的，上面还紧紧地扣着一个光滑的小帽。帽子的后半部分有一个圆形的割开的孔，这个孔的位置正是日后长出辫子的地方。

12月21日下午，我们像往常一样下船去散步，塞切尼伯爵快速前行——为了尽可能多打一些猎物，洛兹（Loczy）和我同他保持大约400—500步的距离。下午4点，我们到了汉江左岸的小城潘枝湖（Panzch-ho音译）。这座城市挨着有8—10米高的陡峭河岸而建，给人的印象是寒酸和贫困。那些几乎是直接挨着河岸而建的房子的房基是牢牢地夯入陡峭的河岸的木桩。绝大多数民居是木质结构的，只有极少的房子是砖木结构——以更好地遮风避雨。只要亲眼看到这些房子的式样，人们很快就都会得出简陋的印象。首先，建筑师设计的房屋，外层是由竹竿连接而

成，中间层是没有使用灰浆而直接摞起的砖墙，砖头光滑的一面紧紧靠着外层的竹子，砖墙的厚度恰好等于砖的长度。这显然是太单薄了。屋顶需要建筑师有某种艺术（避免倒塌的艺术），而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比较挑剔的。在各种不同的龙的形象画到山墙上之前，在富有活力的屋檐突出部变成期望的斗拱之前，含怒的劝告和忧虑的沉思已过去了数周。关于雨水是否会从接缝中渗入屋内的问题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中国房主感到不安，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入口应该按在北面、南面、西面或是东面。这个问题从习惯上来说是由本地的喇嘛或算命者决定。由于缺少石头，狭窄的城市街道没有铺上石板，有些凹凸不平，并且经常被到处自由游荡的猪翻开路面。

从城到河岸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沙质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有时还举行大型的集市。有一条路将河滩的沙子隔离开来。

我们在城市几乎最边缘的地方看到了伯爵，接着就被一群号叫着的街头少年包围了起来。他们安静而不动声色地走过作为城市边界的拱形石桥。当他们看到我们后就向我们冲了过来。我们加快脚步，试图尽快越过石桥，橘子皮已扔到了我们背上，我们并不担心这些人试图引起公开的争执。当一块土块扔到了我们身上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无法描述的欢呼。在最临近的商铺的窗户里探出了一个个嬉笑的少女和满脸褶子的妇女的头。看热闹是她们的义务，她们舞动的手臂在鼓舞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朋友做出更大的举动。这种情况下躲避攻击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几乎无法在这种恐吓下转身，自知有罪的观点一闪而过，我觉得已是进行防卫的时候了，疯狗在追赶我们，但他们是胆小、怯懦的。为了把“好客之道”推向顶峰，中国人开始向我们投掷随手可及的砖块。一块砖扔到了我的脚上，我的登山鞋上的皮被削去了一大块；另一块石头扔到了洛兹的帽子上，他转过身逮住了一个正在扔石头的大约二十来岁的叫嚣着的家伙。洛兹向这个家

伙大声咒骂（Donnerworte），而他在石头失手掉到地上后就开始如寻死般的大声尖叫，并攻击性地用高抬的胳膊推挡洛兹。情况变得更危急了，我们受到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我们似将面临一场屠杀。我们被包围了。他们在寻找一个公开冲突的理由，一个殴打我们的理由。我试图让洛兹冷静下来，并且认为给恰巧到来的炮船一个暗示是妥当的。万幸的是，这一切已然不再需要，因为已有两个士兵跑过来救援了。

人群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人团就像听到命令一样解散了。对潘枝湖的居民来说，四处逃散是非常容易的，而这又仿佛是被两个欧洲人扔了石块一样。

在离事发地点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我们受到了有点友善的接待。这是我们对两个陪着我们的士兵表示感激后的转变。即使在我们拒绝护送的时候，炮艇的司令官仍令他的人跟着我们。

依旧有一些恶作剧的青年围着我们，但他们克制着自己，在一定的距离外嘲笑我们。当我们送给他们纸烟时，他们有时会显得很高兴，每人都会轮流抽上一口。令他们尤其高兴的是，我把一支铅笔送给其中一个年轻的家伙。另一个年轻人想用他全部的财产——6个小铜钱（约合 $3/2$ 个十字币）（Kreuzer）——换取同样的东西。当然，我没有夺走他的财富，而是无偿给了他一支铅笔。在新滩口（Rjoj-tji-kou）^①这个更著名的城市，塞切尼伯爵遇到了一切真正的凌辱。在那天下午，他在一个士兵的陪同下来到附近一个较大的湖泊，也许想去打几只水鸟。当他在归途中路过这个城市时，他必须经过一座横跨已然变成沼泽地的水道的粗糙的木板小桥。结果，在这里他被无数的人包围、挤压、冲撞。幸运的是，他费劲地抓住了一块松动的木板。他几乎没有发现，中国人是想把这块木板弄翻。而那个士兵也没有能让激动的

^① 新滩口位于潜江县城西一条支流与汉江的交汇处。

人群冷静下来。幸运的是，伯爵一个大跳，跳到了河岸对面，木板也掉进了水里。中国人因此被这条小河隔开，没能进行进一步的追击。

汉江的河岸过去明显地偏低，这种情况迫使当时的定居者为了抗击每年都会来临的洪水而建筑保护坝。这些保护坝不仅沿着汉江建，而且在汉江的支流上也有。这些堤坝距离天然的河岸大约有一百步远——当然是指直线距离。堤坝的顶部宽达5米，比河面要高出5—7米。很多现存的交通路线都是沿着这条堤坝通行的。人们为此还试图通过新的土垒使波浪减缓。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政府是非常优秀的。重要的是，这些已完工的土方工程就是将来的铁路。

在地势较高的安陆府（Ngan-lo-fu）^①，我们又见到了一些低矮的丘陵。如果不对二者进行联系，这些丘陵就像是冲积平原上生长出来一样。这里的土质是粘性的，在这种环境下它主要用于烧制成砖。几乎每隔一百步就可以见到顶部成拱形的砖窑，在砖窑里，砖正在烟煤的熊熊火光中烧制。不仅是周围地区，就连汉口也对安陆府的砖有大量的需求。

12月23日，下了第一场雪。虽然温度并没有降到冰点以下，但耳旁呼啸的北风告诉我们，真正的寒冷已然触手可及。帆具早已被呻吟的北风撕碎，幽灵般的旋风透过木墙的漏洞和裂缝冲进了大厅，就像回到家中一般跳起了圆舞曲。两个放着灼热的木炭的铁炉虽然也散发出些许的热量，但却难以让人感受到。在毛皮衣服的保护下，我们都围着火炉，将冰冷的手指藏进温暖的袖子里。而在外面的河岸上，那些人却因为拖船前行而累得从棕色的额头往下直流汗。他们看起来是在做一件绝望的工作。他们的上身努力前倾，以致胸部几乎触及了地面——为了抗击凶猛的

^① 此处的安陆府，即现在的湖北钟祥。

波涛，以免船只被推向下游。船员们的脚深深地陷入了泥土里，船员们的胸腔里传出了抽搐的呼吸，船员的肌肉因为重压而被缠绕的缆绳深深的嵌入。如果他们的力气一旦减弱，船就会被飞快地推向下游，所有的工作就会无可挽回地化作泡影。现在，他们够着了岸上的一棵大树，然后就将缆绳拴在了树上。经过几分钟辛苦工作中的歇脚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他们唱起了歌，一首船夫之歌。这种深沉的、变得越来越无力的颤音时断时续地传到大厅中我们的耳中。我的工作就是将旋律赶紧记下来。我想，歌唱者的境遇肯定还不错。

乐谱：船员之歌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前行了不到 15 公里。闷闷不乐的船长一眨不眨地盯着灰色的天空，似乎想从中找到某一小块晴朗的天空似的。但这是徒劳无功的。当黑暗降临的时候，船上所有的人都聚到了一起，在得到双份的饭食时提出了一个关于目前情况的劝告。人们已然无法自助，只能求助于神灵。船员们也确实这样去做了。商船船长和炮艇船长都命令在各自的船上举行一场对地方神灵的祈祷，以便安抚他们的愤怒。在甲板上安置了一个燃烧着芬芳的松脂香的火盆，每个人都在火盆面前跪下并磕三个头。

在这种神圣的气氛下，敬天的香纸被点燃了，无数的噼噼啪啪的爆竹响彻天空，人们四肢扭曲式地跪倒、磕头。这一切不仅发生在我们的座船上，也发生在炮艇上。炮艇上还庆祝式地敲响了铙钹。这一切显然也起了实际效果。

气压明显的回升了。尽管肆虐的狂风依旧从寒冷的北方迎面吹来，阴暗的天气却变得晴朗起来。第二天早晨，阳光闪烁——

在神圣的圣诞节。

这是我们旅途中的第二个圣诞节！亲爱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去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奥斯达（Oschiddah）度过的。当时，“Polluce”军官正尽力通过齐特尔琴（Zither）的琴声，用生命和欢笑使我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忘记思乡。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理解欧洲人舒适的家庭生活的人群中间，但这次我们也没有悄无声息地来庆祝这个好日子。在行李箱中，我找到了一把手风琴。黑暗降临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些家乡的方式引起对美丽的维也纳的怀念。

大厅的门悄悄地被打开了，有品德的辫子们（指中国人——译者注）在黑暗的门面随着华尔兹曲而好奇地摆动。船员们嘲笑的眼神跟随着风箱的伸曲和手指舞动，就连辛，我们的翻译，也摇摆起他聪明的脑袋。在乐曲结束的时候，我通过翻译问这些中国人，他们是否喜欢欧洲音乐。“不”，他们坦率地说出了实情。后来我得知，我的音乐演奏从未得到过认可，简直是忘恩负义。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是乐器本身，只要我允许他们去接触手风琴，哪怕只是让手风琴上的簧片发出单调的音，他们也会显得极其幸福。当然，演奏手风琴对他们来说是无聊的，他们只是满足于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很好演奏训练的音乐小教堂（Musikcapelle）被引入中国是没有危险，也不会遭到反对的，中国人基本不会在这方面的前行道路上设置障碍。

当我在特兰西瓦尼亚山边界^①（siebenbuergische Gebirge）上的原始森林中绘制军事地图时，环境迫使我慢慢地学会了查阅烹饪书，在那里得到的经验使我有资格在这个神圣的夜晚（指圣诞节——译者注）一显作为高级厨师的厨艺（Amt eines Oberkuechenmeisters）。在探险途中，我也依旧保持了这个头衔。

① 特兰西瓦尼亚山脉时位于奥匈帝国与罗马尼亚的边界，现归属罗马尼亚。